

晉書

唐 房玄齡 等撰

晉書

第 一 〇 冊
卷 一 七 至 卷 一 三 〇 (載記)

中 華 書 局

晉書卷一百十七

載記第十七

姚興上

姚興字子略，萇之長子也。苻堅時爲太子舍人。萇之在馬牧，興自長安冒難奔萇，萇立爲皇太子。萇出征討，常留統後事。及鎮長安，甚有威惠。與其中舍人梁喜、洗馬范飴等講論經籍，不以兵難廢業，時人咸化之。

萇死，興祕不發喪，以其叔父緒鎮安定，碩德鎮陰密，弟崇守長安。碩德將佐言於碩德曰：「公威名宿重，部曲最强，今喪代之際，朝廷必相猜忌，非永安之道也。宜奔秦州，觀望事勢。」碩德曰：「太子志度寬明，必無疑阻。今苻登未滅而自尋干戈，所謂追二袁之蹤，授首與人。吾死而已，終不若斯。」及至，興優禮而遣之。

興自稱大將軍，以尹緯爲長史，狄伯支爲司馬，率衆伐苻登。咸陽太守劉忌奴據避世

堡以叛，興襲忌奴，擒之。苻登自六陌向廢橋，始平太守姚詳據馬嵬堡以距登。登衆甚盛，興慮詳不能遏，乃自將精騎以迫登，遣尹緯領步卒赴詳。緯用詳計，據廢橋以抗登。登因急攻緯，緯將出戰，興馳遣狄伯支謂緯曰：「兵法不戰而制人者，蓋爲此也。」苻登窮寇，宜持重，不可輕戰。」緯曰：「先帝登遐，人情擾懼，今不因思奮之力，梟殄逆豎，大事去矣。」緯敢以死爭。」遂與登戰，大破之，登衆渴死者十二三，其夜大潰，登奔雍。興乃發喪行服。太元十九年，僭卽帝位于槐里，大赦境內，改元曰皇初，遂如安定。

先是，苻登使弟廣守雍，子崇屯胡空堡，聞登敗，各棄守走。登無所投據，遂奔平涼，率其餘衆入馬毛山。興自安定如涇陽，與登戰于山南，斬登。散其部衆，歸復農業。徙陰密三萬戶于長安，分大營戶爲四，置四軍以領之。

安南強熙、鎮遠楊多叛，推寶衝爲盟主，所在擾亂。興率諸將討之，軍次武功，多兄子良國殺多而降。衝弟彰武與衝離貳，衝奔強熙。熙聞興將至，率戶二千奔秦州。寶衝走汧川，汧川氏仇高執送之。衝從弟統率其衆降于興。

封征虜緒爲晉王，征西碩德爲隴西王，征南靖等及功臣尹緯、齊難、楊佛嵩等並爲公侯，其餘封爵各有差。

鮮卑薛勃於貳城爲魏軍所伐，遣使請救，使姚崇赴救。魏師旣還，薛勃復叛，崇伐而執

之，大收其土馬而還。

興追尊其庶母孫氏爲皇太后，配饗太廟。

楊盛保仇池，遣使請命，拜使持節、鎮南將軍、仇池公。鮮卑越質詰歸率戶二萬叛，乞伏乾歸降于興，興處之于成紀，拜使持節、鎮西將軍、平襄公。

姚碩德討平涼胡金豹于洛城，克之。初，上邽姜乳據本縣以叛，自稱秦州刺史。碩德進討之，乳率衆降。以碩德爲秦州牧，領護東羌校尉，鎮上邽。徵乳爲尙書。強熙及略陽豪族權干城率衆三萬圍上邽，碩德擊破之。熙南奔仇池，遂假道歸晉。碩德西討干城，干城降。

興令郡國各歲貢清行孝廉一人。

慕容永既爲慕容垂所滅，河東太守柳恭等各阻兵自守，興遣姚緒討之。恭等依河距守，緒不得濟。鎮東薛彊先據楊氏壁，引緒從龍門濟河，遂入蒲坂。恭勢屈，請降。徙新平、安定新戶六千于蒲坂。

興母虵氏死，興哀毀過禮，不親庶政。羣臣議請依漢魏故事，既葬卽吉。興尙書郎李嵩上疏曰：「三王異制，五帝殊禮。孝治天下，先王之高事也，宜遵聖性，以光道訓。既葬之後，應素服臨朝，率先天下，仁孝之舉也。」尹緯駁曰：「帝王喪制，漢魏爲準。嵩矯常越禮，

愆于軌度，請付有司，以專擅論。既葬即吉，乞依前議。」興曰：「嵩忠臣孝子，有何咎乎？」尹僕射棄先王之典，而欲遵漢魏之權制，豈所望於朝賢哉！其一依嵩議。」

鮮卑薛勃叛奔嶺北，上郡、貳川雜胡皆應之，遂圍安遠將軍姚詳於金城。遣姚崇、尹緯討之。勃自三交趣金城，崇列營犄之，而租運不繼，三軍大飢。緯言於崇曰：「輔國彌姐高、建節杜成等皆諸部之豪，位班三品，督運稽留，令三軍乏絕，宜明置刑書，以懲不肅。」遂斬之。諸部大震，租入者五十餘萬。興率步騎二萬親討之，勃懼，棄其衆奔于高平公沒奕于，于執而送之。

兹氏男姚買得欲因興葬母蚺氏殺興，會有告之者，興未之信，遣李嵩詐往。買得具以告嵩，嵩還，以聞，興乃賜買得死，誅其黨與。

興下書禁百姓造錦繡及淫祀。

興率衆寇湖城，晉弘農太守陶仲山、華山太守董邁皆降於興。遂如陝城，進寇上洛，陷之。遣姚崇寇洛陽，晉河南太守夏侯宗之固守金墉，崇攻之不克，乃陷柏谷，徙流人西河、彥、河東裴岐、韓襲等二萬餘戶而還。

興下書，令士卒戰亡者守宰所在埋藏之，求其近親爲之立後。

武都氐屠飛、啖鐵等殺隴東太守姚迴，略三千餘家，據方山以叛。興遣姚紹等討之，斬

飛、鐵。遣狄伯支迎流人曹會、牛壽萬餘戶于漢中。

興留心政事，苞容廣納，一言之善，咸見禮異。京兆杜瑾、馮翊吉默、始平周寶等上陳時事，皆擢處美官。天水姜龕、東平淳于岐、馮翊郭高等皆耆儒碩德，經明行修，各門徒數百，教授長安，諸生自遠而至者萬數千人。興每於聽政之暇，引龕等于東堂，講論道藝，錯綜名理。涼州胡辯、苻堅之末，東徙洛陽，講授弟子千有餘人，關中後進多赴之請業。興敕關尉曰：「諸生諮訪道藝，修己厲身，往來出入，勿拘常限。」於是學者咸勸，儒風盛焉。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、中書侍郎王尙、尙書郎馬岱等，以文章雅正，參管機密。詵風韻秀舉，確然不羣，每以天下是非爲己任。時京兆韋高慕阮籍之爲人，居母喪，彈琴飲酒。詵聞而泣曰：「吾當私刃斬之，以崇風教。」遂持劍求高。高懼，逃匿，終身不敢見詵。

興遣將鎮東楊佛嵩攻陷洛陽。

班命郡國，百姓因荒自賣爲奴婢者，悉免爲良人。興以日月薄蝕，災眚屢見，降號稱王，下書令羣公卿士將牧守宰各降一等。於是其太尉趙公晏等五十三人上疏諫曰：「『伏惟陛下勳格皇天，功濟四海，威靈振於殊域，聲教暨於遐方，雖成湯之隆殷基，武王之崇周業，未足比喻。方當廓靖江吳，告成中岳，豈宜過垂沖損，違皇天之眷命乎！』興曰：『殷湯、夏禹德冠百王，然猶順守謙沖，未居崇極，況朕寡昧，安可以處之哉！』乃遣晏告于社稷宗

廟，大赦，改元弘始。〔三〕賜孤獨鰥寡粟帛有差，年七十已上加衣杖。始平太守周班、槐里令李彭皆以贖貨誅，於是郡國肅然矣。洛陽既陷，自淮漢已北諸城，多請降送任。

興下書聽祖父母昆弟得相容隱。姚緒、姚碩德以興降號，固讓王爵，興弗許。

京兆韋華、譙郡夏侯軌、始平龐眺等率襄陽流人一萬叛晉，奔于興。興引見東堂，謂華曰：「晉自南遷，承平已久，今政化風俗何如？」華曰：「晉主雖有南面之尊，無總御之實，宰輔執政，政出多門，權去公家，遂成習俗。刑網峻急，風俗奢宕。自桓溫、謝安已後，未見寬猛之中。」興大悅，拜華中書令。

興如河東。時姚緒鎮河東，興待以家人之禮。下書封其先朝舊臣姚驢、趙惡地、王平、馬萬載、黃世等子爲五等子男。命百僚舉殊才異行之士，刑政有不便於時者，皆除之。兵部郎金城邊熙上陳軍令煩苛，宜遵簡約。興覽而善之，乃依孫吳誓衆之法以損益之。興立律學于長安，召郡縣散吏以授之。其通明者還之郡縣，論決刑獄。若州郡縣所不能決者，獻之廷尉。興常臨諮議堂聽斷疑獄，于時號無冤滯。

姚緒、姚碩德固讓王爵，許之。緒、碩德威權日盛，興恐姦佞小人沮惑之，乃簡清正君子爲之輔佐。

興以司隸校尉郭撫、扶風太守強超、長安令魚佩、槐里令彭明、倉部郎王年等清勤貞

白，下書褒美，增撫邑一百戶，賜超爵關內侯，佩等進位一級。

使碩德率隴右諸軍伐乞伏乾歸，興潛軍赴之，乾歸敗走，降其部衆三萬六千，收鎧馬六萬匹。軍無私掠，百姓懷之。興進如枹罕，班賜王公以下，徧於卒伍。

興之西也，沒奕于密欲乘虛襲安定，長史皇甫序切諫乃止。于自恨失言，陰欲殺序。

乞伏乾歸以窮蹙來降，拜鎮遠將軍、河州刺史、歸義侯，復以其部衆配之。

興下書，將帥遭大喪，非在疆場嶮要之所，皆聽奔赴，及朞，乃從王役。臨戎遭喪，聽假百日。若身爲邊將，家有大變，交代未至，敢輒去者，以擅去官罪罪之。遣晉將軍劉嵩等二百三十七人歸于建鄴。

魏人襲沒奕于，于棄其部衆，率數千騎與赫連勃勃奔于秦州。魏軍進次瓦亭，長安大震，諸城閉門固守。魏平陽太守貳塵入侵河東。興於是練兵講武，大閱于城西，幹勇壯異者召入殿中，引見羣臣于東堂，大議伐魏。羣臣咸諫以爲不可，興不從。司隸姚顯進曰：「陛下天下之鎮，不宜親行，可使諸將分討，授以廟勝之策。」興曰：「王者正以廊土靖亂爲務，吾焉得而辭之！」

興立其子泓爲皇太子，大赦境內，賜男子爲父後者爵一級。

遣姚平、狄伯支等率步騎四萬伐魏，姚碩德、姚穆率步騎六萬伐呂隆。平等軍次河東，

興遣其光遠黨娥、立節雷星、建忠王多等率杏城及嶺北突騎自和寧赴援，越騎校尉唐小方、巴積弩姚良國率關中勁卒爲平後繼，姚緒統河東見兵爲前軍節度，姚紹率洛東之兵，姚詳率朔方見騎，並集平望，以會于興。使沒奕于權鎮上邽，中軍、廣陵公歛權鎮洛陽，姚顯及尚書令姚晃輔其太子泓，入直西宮。

碩德至姑臧，大敗呂隆之衆，俘斬一萬。隆將呂他等率衆二萬五千，以東苑來降。先是，禿髮利鹿孤據西平，沮渠蒙遜據張掖，李玄盛據敦煌，與呂隆相持。至是，皆遣使降。

興率戎卒四萬七千，自長安赴姚平。平攻魏乾城，陷之，遂據柴壁。魏軍大至，攻平，截汾水以守之。興至蒲坂，憚而不進。

時碩德攻呂隆，撫納夷夏，分置守宰，節糧積粟，爲持久之計。隆懼，遂降。碩德軍令齊整，秋毫無犯，祭先賢，禮儒哲，西土悅之。

姚平糧竭矢盡，將麾下三十騎赴汾水而死，狄伯支等十將四萬餘人，皆爲魏所擒。興下書，軍士戰沒者，皆厚加褒贈。魏軍乘勝進攻蒲坂，姚緒固守不戰，魏乃引還。

興徙河西豪右萬餘戶于長安。

晉輔國將軍袁虔之、寧朔將軍劉壽、冠軍將軍高長慶、龍驤將軍郭恭等貳于桓玄，懼而奔興。興臨東堂引見，謂虔之等曰：「桓玄雖名晉臣，其實晉賊，其才度定何如父也？能辦

成大事以不？虔之曰：「玄藉世資，雄據荆楚，屬晉朝失政，遂偷竊宰衡。安忍無親，多忌好殺，位不才授，爵以愛加，無公平之度，不如其父遠矣。今既握朝權，必行篡奪，既非命世之才，正可爲他人驅除耳。此天以機便授之陛下，願速加經略，廓清吳楚。」興大悅，以虔之爲大司農，餘皆有拜授。虔之固讓，請疆場自效，改授假節、寧南將軍、廣州刺史。

興立其昭儀張氏爲皇后，封子懿、弼、洸、宣、譔、懌、璞、質、逵、裕、國兒皆爲公。遣其兼大鴻臚梁斐，以新平張構爲副，拜禿髮傉檀車騎將軍、廣武公，沮渠蒙遜鎮西將軍、沙州刺史、西海侯，李玄盛安西將軍、高昌侯。

興遣鎮遠趙曜率衆二萬西屯金城，建節王松念率騎助呂隆等守姑臧。松念至魏安，爲傉檀弟文真所圍，衆潰，執松念，送于傉檀。傉檀大怒，送松念還長安，歸罪文真，深自陳謝。

興下書，錄馬嵬戰時將吏，盡擢敘之，其堡戶給復二十年。興性儉約，車馬無金玉之飾，自下化之，莫不敦尚清素。然好游田，頗損農要。京兆杜挺以僕射齊難無匡輔之益，著豐草詩以箴之，馮翊相雲作德獵賦以諷焉。興皆覽而善之，賜以金帛，然終弗能改。

晉順陽太守彭泉以郡降興，興遣楊佛嵩率騎五千，與其荊州刺史趙曜迎之，遂寇陷南鄉，擒建威將軍劉嵩，略地至于梁國而歸。又遣其兼散騎常侍席確詣涼州，徵呂隆弟超入。

侍，隆遣之。呂隆懼禿髮傉檀之逼，表請內徙。興遣齊難及鎮西姚詵、鎮遠乞伏乾歸、鎮遠趙曜等步騎四萬，迎隆于河西。難至姑臧，以其司馬王尚行涼州刺史，配兵三千鎮姑臧，以將軍閻松爲倉松太守，郭將爲番禾太守，分成二城，徙隆及其宗室僚屬于長安。沮渠蒙遜遣弟如子貢其方物。王尚綏撫遺黎，導以信義，百姓懷其惠化，翕然歸之。北部鮮卑並遣使貢款。

桓玄遣使來聘，請辛恭靖、何澹之。興留恭靖而遣澹之，謂曰：「桓玄不推計曆運，將圖篡逆，天未忘晉，必將有義舉，以吾觀之，終當傾覆。卿今馳往，必逢其敗，相見之期，遲不云遠。」初，恭靖至長安，引見興而不拜，興曰：「朕將任卿以東南之事。」靖曰：「我寧爲國家鬼，不爲羌賊臣。」興怒，幽之別室。至是，恭靖亦踰牆遁歸。

興遣其將姚碩德、姚斂成、姚壽都等率衆三萬，伐楊盛于仇池。壽都等入自宕昌，斂成從下辯而進。盛遣其弟壽距成，從子斌距都。都逆擊擒之，盡俘其衆。楊壽等懼，率衆請降。碩德還師。

晉汝南太守趙策委守奔于興。

興如逍遙園，引諸沙門于澄玄堂聽鳩摩羅什演說佛經。羅什通辯夏言，尋覽舊經，多有乖謬，不與胡本相應。興與羅什及沙門僧略、僧遷、道樹、僧叡、道坦、僧肇、曇順等八百

餘人，^{〔六〕}更出大品，羅什持胡本，興執舊經，以相考校，其新文異舊者皆會於理義。續出諸經并諸論三百餘卷。今之新經皆羅什所譯。興既託意於佛道，公卿已下莫不欽附，沙門自遠而至者五千餘人。起浮圖於永貴里，立波若臺于中宮，沙門坐禪者恒有千數。州郡化之，事佛者十室而九矣。

使姚碩德及冠軍徐洛生等伐仇池，又遣建武趙琨自宕昌而進，遣其將斂俱寇漢中。

時劉裕誅桓玄，迎復安帝，玄衛將軍、新安王桓謙、臨原王桓怡、雍州刺史桓蔚、左衛將軍桓謐，中書令桓胤，^{〔七〕}將軍何澹之等奔于興。劉裕遣大參軍衡凱之詣姚顯，請通和，顯遣吉默報之，自是聘使不絕。晉求南鄉諸郡，興許之。羣臣咸諫以爲不可，興曰：「天下之善一也，劉裕拔萃起微，匡輔晉室，吾何惜數郡而不成其美乎！」遂割南鄉、順陽、新野、舞陰等十二郡歸於晉。

姚碩德等頻敗楊盛，盛懼，請降，遣子難當及僚佐子弟數十人爲質，碩德等引還。署盛爲使持節、散騎常侍、都督益寧州諸軍事、征南大將軍、開府、益州牧、武都侯。斂俱陷城固，徙漢中流人郭陶等三千餘家於關中。

興班告境內及在朝文武，立名不得犯叔父緒及碩德之名，以彰殊禮。興謙恭孝友，每見緒及碩德，如家人之禮，整服傾悚，言則稱字，車馬服玩，必先二叔，然後服其次者，朝廷

大政，必諮之而後行。

太史令郭謐言於興曰：「戊亥之歲，當有孤寇起於西北，宜慎其鋒。起兵如流沙，死者如亂麻，戎馬悠悠會隴頭，鮮卑、烏丸居不安，國朝疲於奔命矣。」時所在有泉水涌出，傳云飲則愈病，後多無驗。屢有妖人自稱神女，戮之乃止。

興大閱，自杜郵至於羊牧。興以姚碩德來朝，大赦其境內。及碩德歸於秦州，興送之，及雍乃還。

秃髮儁檀獻興馬三千匹，羊三萬頭。興以爲忠於己，乃署儁檀爲涼州刺史，徵涼州刺史王尙還長安。涼州人申屠英等二百餘人，遣主簿胡威詣興，請留尙，興弗許。引威見之，威流涕謂興曰：「臣州奉國五年，王威不接，銜膽棲冰、孤城獨守者，仰恃陛下威靈，俯杖良牧惠化。忽違天人之心，以華土資狄。若儁檀才望應代，臣豈敢言。竊聞乃以臣等買馬三千匹，羊三萬口，如所傳實者，是爲棄人貴畜。苟以馬供軍國，直煩尙書一符，三千餘家戶輸一匹，朝下夕辦，何故以一方委此姦胡！昔漢武傾天下之資，開建河西，隔絕諸戎，斷匈奴右臂，所以終能屠大宛王母寡。今陛下方布政玉門，流化西域，奈何以五郡之地資之獬狁，忠誠華族棄之虐虜！非但臣州里塗炭，懼方爲聖朝肝食之憂。」興乃遣西平人車普馳止王尙，又遣使喻儁檀。會儁檀已至姑臧，普以狀先告之。儁檀懼，脅遣王尙，遂入姑臧。

尙既至長安，坐匿呂氏宮人，擅殺逃人薄禾等，禁止南臺。涼州別駕宗敞、治中張穆、主簿邊憲、胡威等上疏理尙曰：

臣州荒裔，鄰帶寇讐，居泰無垂拱之安，運否離傾覆之難。自張氏頽基，德風絕而莫扇，呂數將終，梟鶚以之翻翔。羣生嬰罔極之痛，西夏有焚如之禍。幸皇鑒降眷，純風遠被。刺史王尙受任垂滅之州，策成難全之際，輕身率下，躬儉節用，勞逸豐約，與衆同之，勸課農桑，時無廢業。然後振王威以掃不庭，迴天波以蕩氛穢。則羣逆冰摧，不俟朱陽之曜；若秋霜隕籜，豈待勁風之威。何定遠之足高，營平之獨美！經始甫爾，會朝算改授，使希世之功不終於必成，易失之機踐之而莫展。當其時而明其事者，誰不慨然！

既遠役退方，劬勞于外，雖效未酬恩，而在公無闕。自至京師，二旬于今，出車之命莫逮，萋斐之責惟深。以取呂氏宮人裴氏及殺逃人薄禾等爲南臺所禁，天鑒玄鏡，暫免囹圄，譏繩之文，未離簡墨。裴氏年垂知命，首髮二毛，嫠居本家，不在尙室，年邁姿陋，何用送爲！邊藩要捍，衆力是寄，禾等私逃，罪應憲墨，以殺止殺，安邊之義也。假若以不送裴氏爲罪者，正闕奚官之一女子耳。論勳則功重，言瑕則過微。而執憲吹毛求疵，忘勞記過，斯先哲所以泣血於當年，微臣所以仰天而洒淚。

且尚之奉國，歷事二朝，能否效于既往，優劣簡在聖心，就有微過，功足相補，宜弘罔極之施，以彰覆載之恩。

臣等生自西州，無翰飛之翼，久沈僞政，絕進趣之途。及皇化既沾，投竿之心冥發，遂策名委質，位忝吏端。主辱臣憂，故重繭披款，惟陛下亮之。

興覽之大悅，謂其黃門侍郎姚文祖曰：「卿知宗敞乎？」文祖曰：「與臣州里，西方之英雋。」興曰：「有表理王尚，文義甚佳，當王尚研思耳。」文祖曰：「尚在南臺，禁止不與賓客交通，敞寓於楊桓，非尚明矣。」興曰：「若爾，桓爲措思乎？」文祖曰：「西方評敞甚重，優於楊桓。敞昔與呂超周旋，陛下試可問之。」興因謂超曰：「宗敞文才何如？可是誰輩？」超曰：「敞在西土，時論甚美，方敞魏之陳、徐、晉之潘、陸。」卽以表示超曰：「涼州小地，寧有此才乎？」超曰：「臣以敞餘文比之，未足稱多。琳琅出于崑嶺，明珠生於海濱，若必以地求人，則文命大夏之棄夫，姬昌東夷之擯士。但當問其文彩何如，不可以區宇格物。」興悅，赦尚之罪，以爲尚書。

校勘記

〔一〕權干城 元二十二字本及通鑑一〇八「干」並作「千」。下同。

〔二〕趙公晏 「趙公晏」，各本作「趙晏公」。宋本作「公晏」。冊府二二〇、通志一九〇並作「公晏」。